



话说这部书，出自唐朝中宗年间，其时武后临朝，四方多事。当朝有一位大臣，姓狄名仁杰，号德英，山西太原县人。其人耿直非常，忠心保国，身居侍郎平章之职，一时在朝诸臣，如姚崇、张柬之等人，皆是他所荐。只因武三思倡乱朝纲，太后欲废中宗立他为嗣，狄仁杰犯颜立争，奏上一本，说陛下立太子，千秋万岁配食太庙。

明清公案小说丛书

狄公案

清·佚名 著



读者出版集团

DPGC . L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明清公案小说丛书

狄公案

责任编辑：王 跃
装帧设计：石 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狄公案 / (清) 佚名著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9.8
(明清公案小说丛书)
ISBN 978-7-5468-0055-4

I. 狄... II. 佚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
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 第133550号

狄公案

〔清〕佚名著

路尧点校

明清公案小说丛书

项目负责人: 王跃

责任编辑: 王跃

装帧设计: 石璞

出版发行: 敦煌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(730030)

电 话: 0931- 8773233 (编辑部)

0931- 8773235 (发行部)

印 刷: 甘肃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710 毫米× 102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87 千

版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6 388

书 号: ISBN 978-7-5468-0055-4

定 价: 25.6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-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 / 001
- 第二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/ 004
- 第三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 / 007
- 第四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 / 010
- 第五回 入浴堂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灵魂 / 013
- 第六回 老土工出言无状 贤令尹问案升堂 / 016
- 第七回 老妇人苦言求免 贤县令初次问供 / 019
- 第八回 鞠奸情利口如流 提老妇痴人可悯 / 022
- 第九回 陶土工具结无辞 狄县令开棺大验 / 025
- 第十回 恶淫妇阻挡收棺 贤县令诚心宿庙 / 028
- 第十一回 求灵签隐隐相合 详梦境凿凿而谈 / 031
- 第十二回 说对联猜疑徐姓 得形影巧遇马荣 / 035
- 第十三回 双土寨狄公访案 老丝行赵客闻风 / 039
- 第十四回 请庄客马荣交手 遇乡亲蒋忠谈心 / 043
- 第十五回 赵万全明言知盗首 狄梁公故意释奸淫 / 047
- 第十六回 聋差役以讹错讹 贤令尹将盗缉盗 / 051
- 第十七回 问路径小信无礼 见凶犯旧友谎言 / 055
- 第十八回 蒲萆寨半路获凶人 昌平县大堂审要犯 / 059
- 第十九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华国祥投县呼冤 / 063
- 第二十回 胡秀士戏言召祸 狄县令度情审案 / 067
- 第二十一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/ 070
-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省悟 听哑语细观行踪 / 074

第二十三回 访凶人闻声报信 见毒蛇开释无辜 / 078
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请客 为盗贼大意惊人 / 082
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恺捉贼 依计行事马荣擒人 / 086
第二十六回 见县官书生迂腐 揭地窖邑宰精明 / 089
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供认不讳 淫泼妇忍辱熬刑 / 093
第二十八回 真县令扮作阎王 假阴官审明奸妇 / 097
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审明奸案 阎立本保奏贤臣 / 101
第三十回 赴杀场三犯施刑 入山东二臣议事 / 105
第三十一回 大巡抚访问恶棍 小黄门贪索赃银 / 109
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参小吏 武三思怀恨大臣 / 113
第三十三回 狄仁杰奏参污吏 洪如珍接见大员 / 117
第三十四回 接印绶旧任受辱 发公文老民伸冤 / 121
第三十五回 审恶奴受刑供认 辱奸贼设计讥嘲 / 125
第三十六回 敲铜锣游街示众 执皮鞭押令念供 / 129
第三十七回 众豪奴恃强图劫 好巡捕设计骗人 / 133
第三十八回 投书信误投罗网 入衙门自入牢笼 / 137
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恶打张昌宗 施国法怒斩周卜成 / 140
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细访奸僧 / 144
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衲说真情 寻暗室道婆行秽事 / 148
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狄巡抚妙计遣公差 / 152
第四十三回 王进士击鼓鸣冤 老奸妇受刀身死 / 156
第四十四回 金銮殿狄仁杰直言 白马寺武三思受窘 / 160
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尽节 升大堂怀义拷供 / 165
第四十六回 金銮殿两臣争奏 刑部府奸贼徇私 / 170
第四十七回 众百姓大闹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抚 / 174
第四十八回 武承业罪定奸僧 薛敖曹夜行秽事 / 178
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途遭擒 狄梁公一心除贼 / 182
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太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/ 186
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宫廷 武则天怒召奸党 / 189
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出愤言挽回奸计 / 193

- 第五十三回 用匪刑敬宗行毒 传圣诏伟之尽忠 / 197
-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/ 201
-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东京城敬宗定谋 / 205
-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/ 209
-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谏 狄仁杰奉命提兵 / 213
-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事金城送命 遇官兵吴猛亡身 / 217
-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获胜仗命攻大寨 / 221
-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 / 225
- 第六十一回 李飞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报捷 / 229
- 第六十二回 庐陵王驾回怀庆 高县令行毒孟城 / 233
- 第六十三回 见母后太子还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 / 237
- 第六十四回 张柬之用谋除贼 庐陵王复位登朝 / 241

 第一回

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

诗曰：

世人但喜作高官，执法无难断案难。

宽猛相平思吕杜，严苛是尚恶申韩。

一心清正千家福，两字公明百姓安。

惟有昌平旧令尹，留传案牍后人看。

自来奸盗邪淫，无所逃其王法，是非冤抑，必待白于官家，故官清则民安，民安则俗美。举凡游手好闲之辈，造言生事之人，一扫而空之。无论平民之乐事生业，即间有不肖之徒显于法纪，而见其刑罚难容，罪恶难恕，耳闻目睹皆赏善罚恶之言，宜无不革面洗心，改除积习。所以欲民更化，必待宰官清正，未有官不清正，而能化民者也。然官之清，不仅在不伤财不害民而已，要能上保国家，为人所不能为、不敢为之事，下治百姓，雪人所不能雪、不易雪之冤。无论民间细故，即宫闱细事，亦静心审察，有精明之气，有果决之才，而后官声好，官位正，一清而无不清也。故一代之立国，必有一代之刑官，尧舜之时皋陶，汉高之时萧何，其中不害、韩非子则固历代刑名家所宗祖者也。若不察案之由来、事之初起，徒以桁杨刀锯一味刑求，则虽称快一时，必至沉冤没世，昭昭天报，不爽丝毫。若再因赂而行，为贪起见，辄自动以五木，断以片言，是则身不修而可治国治民，上清宫闱，下安百姓，岂可得哉！间尝旷览古今，博稽野史，有不能断其无并不能信其有者。如此书中所编之审案之明，做案之奇，访案之细，破案之神，或因秽乱春宫，或为全其晚节，或图财以害命，或因奸以成仇，或误服毒猝至身亡，或出戏言疑为祸首，莫不无辜牵涉，备受苦刑。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，变言易服，细访微行，阳以为官，阴以为鬼，卒至得其情，定其案，白其冤，罹其辟，而至奇至怪之狱终不能明。春风倦人，日闲无事，故特将此书之原原本本以备录之，以供众览。非敢



谓警世醒俗，亦聊供阅者之寂寥云尔。

诗曰：

备载离奇事，钦心往代人。

廉明公正者，千古大冤伸。

话说这部书出自唐朝中宗年间，其时武后临朝，四方多事。当朝有一位大臣，姓狄名仁杰，号德英，山西太原县人。其人耿直非常，忠心保国，身居侍郎平章之职，一时在朝诸臣如姚崇、张柬之等人，皆是他所荐。只因武三思倡乱朝纲，太后欲废中宗立他为嗣，狄仁杰犯颜力争，奏上一本，说陛下立太子，千秋万岁配飨太庙，若立武三思，自古及今，未闻有内侄为天子，姑母可祀太庙的道理，因此才恍然大悟，除了这个念头，退政与中宗皇帝，就称仁杰为国老，迁为幽州都督。及至中宗即位，又加封梁国公的爵位。此皆一生的事迹，由唐朝以来，无不人人敬服，说他是个忠臣。殊不知这许多事，皆载在历代史书上，所以后人易于知道。还有未载在国史而流传在野史上的那些事，说出来更令人敬服，不但是个忠臣，而且是个循吏；不但是个循吏，而且是个聪明精细、仁义长厚的君子。所以武后自僭位以来，举凡近狎邪僻，残害忠良，杀姊屠兄，弑君鸩母，下至民间奇怪案件，皆由狄公剖断明白。

自从父母生下他来，六七岁上，就天生的聪明。攻书上学，目视十行，自不必说。到了十八岁时节，已是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。并州官府闻了他的文名，先举了明经，后调为汴州参军，又升授并州法曹。朝廷因他居官清正，就迁他为昌平令尹。到任以来，为地方上除暴安良，清理词讼，自是他的余事。手下有四个亲随，一个姓乔叫乔太，一个姓马叫马荣，这两人乃是绿林的豪客。这日他进京公干，遇了他两人要劫他的衣囊行李。仁杰见马荣、乔太皆是英雄气派，而且武艺高明，心下想道：“我何不收服他们，将来代皇家出力，做了一番事业，他两人也可相助为理，方不埋没了这身本领。”当时不但去躲避，反而挺身出来，招呼他两人站下，历劝了一番。那知马荣同乔太十分感激，说：“我等为此盗贼，皆因天下纷纷，乱臣当道，徒有这身本领，无奈不遇识者，所以落草为寇，出此下策。既是尊公如此厚义，情愿随鞭执鐙，报效尊公。”当时，仁杰就将两人收为亲随。其余一人姓洪，叫洪亮，即是并州人氏，自幼在狄家使唤。其人虽没有那用武的本事，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，无论何事，皆肯前去，到了办事的时候，又能见机揣度，不至鲁莽。此人随他最久。又有一人姓陶，叫陶干，也是江湖上的朋友，后来改邪归正，为了公门的差役。奈因仇家太多，时常有人来报复，所以他投在狄公麾下，与马荣等人结



为至友。从昌平到任之后，这四人皆带他私行暗访，结了许多疑难案件。

这一日，正在后堂看那些往来的公事，忽听大堂上面有人击鼓，知道是出了案件，赶着穿了冠带，升坐公堂，两班皂吏齐集在下面。只见有个四五十岁的百姓，形色仓皇，汗流满面，在那堂口不住的呼冤。狄仁杰遂令差人把他带上，在案前跪下，问道：“你这人姓甚名谁，有何冤抑，不等堂期控告，此时击鼓何为耶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孔，名叫万德，就在昌平县南门外六里墩居住。家有数间房屋，只因人少房多，故此开了客店。数十年来，安然无事。昨日向晚时节，有两个贩丝的客人，说是湖州人氏，因在外路办货，路过此地，因天色将晚，要在这店中住宿。小人见是路过的客人，当时就将他住下。晚间饮酒谈笑，众人皆知。今早天色将明，他两人就起身而去。到了辰牌时分，忽然地甲胡德前来报信，说：‘镇口有两个尸首杀死地下，乃是你家投店的客人，准是你图财害命，将他治死，把尸首拖在镇口，贻害别人。’不容小人分辨，复将这两个尸骸拖到小人家门前，大言恐吓，令我出五百银两，方肯遮掩此事。‘不然，这两人是由你店中出去，何以就在这镇上出了奇案？这不是你移尸灭迹？’因此小人情急，特来求大老爷伸冤。”

狄仁杰听他这番言语，将他这人上下一望，实不是个行凶的模样，无奈是人命巨案，不能听他一面之辞，就将他放去，乃道：“汝既说是本地的良民，为何这地甲不说他人，单说是你？想见你也不是良善之辈，本县终难凭信。且将地甲带来核夺。”下面差役一声答应，早见一个三十余岁的人走上前来，满脸的邪纹，斜穿着一件青衣，到了案前跪下道：“小人乃六里墩地甲胡德，见太爷请安。此案乃是在小人管下。今早见这两口尸骸杀死镇口，当时并不知是何处客人。后来合镇人家，前来观看，皆说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内的客人，小人因此向他盘问。若不是他图财害命，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上？而且孔万德说是动身时天色将明，彼时镇上也该早有人行路，即使在路遇见强人，岂无一人过此看见？阖镇上店家，又未听见喊救的声音，这是显见的情节，明是他夜间动手，将两人杀死，然后拖到镇口，移尸灭迹，此乃小人的承任。凶手既已在此，求太爷审讯便了。”

狄仁杰听胡德这番话，甚是在理，回头望着孔万德，实不是个图财害命的凶人，乃道：“你两人供词各一，本县未经相验，也不能就此定夺。且待登场之后，再为审讯。”说着，将他两人交差带去。随即传令伺候，预备前去相验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

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



话说狄仁杰将胡德同孔万德两人交差带去，预备前往相验。自己退堂，令人传了仵作，发过三梆，穿了元服，当时带了差役人证，直向六里墩而来。所有那一路居民，听说出了命案，皆知道狄公是个清官，必能伸冤理枉，一个个成群结队，跟在他轿后前来观看。

到了下昼时分，已至镇上。早有胡德的伙计赵三并镇上的乡董郭礼文备了公馆，前来迎接。狄公先问了两句寻常的言语，然后下轿说道：“本县且到孔家踏勘一回，然后登场开验。”说着，先到了客店门首，果见两个尸身倒在下面，委是刀伤身死。随即传胡德问道：“这尸首，本是倒在此地的么？”胡德见狄公先问这话，赶着回禀：“太爷恩典，此乃孔万德有意害人，故将杀死尸骸抛弃在镇口，以便随后抵赖。小人不能牵涉无辜，故仍然搬移在他家门前，求太爷明察。”狄公不等他说完，当时喝道：“汝这狗头，本县且不问谁是凶手，你既是在公人役，岂能知法犯法，可知道移尸该当何罪？无论孔万德是否有意害人，既经他将尸骸抛弃在镇口，汝当先行报县，说明原故，等本县相验之后，方能请示标封。汝为何藐视王法，敢将这两口尸骸移置此处！这有心索诈，已可概见；不然即与他通同谋害，因分赃不平，先行出首。本县先将汝重责一顿，然后再严刑拷问。”着令差役重打了二百刑杖，登时喊叫连天，皮开肉绽。所有那镇上的百姓，明知孔万德是个冤枉，被胡德诬害，无奈是人命案件，不敢掺入里面，此时见狄公如此办法，众人已是钦服，说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，好一个精明的清官！”

当时将胡德打毕，他仍是矢口不移，狄公也不过为苛求，带着众人到孔家里面，向着孔万德问道：“汝家虽是十数间房屋，但是昨日客人住在那间屋内，汝且说明。”孔万德道：“只后进三间，是小人夫妇同我那女儿居住，东边两间是厨房。这五间房屋，从不住客，惟有前进同中进让客居住。昨日那两



个客人前来，小人因他是贩丝货的客，不免总有银钱，在前进不甚妥贴，因此请他在中进居住。”说着领了狄公到了中进，指着上首那间房屋。狄公与众人进去细看，果见桌上尚有残肴酒迹未曾除去，床面前还摆着两个夜壶。看了一遍，实无形迹，恐他所供不实，问道：“汝在这地方既开了数十年客店，往来的过客，自必多住此处，难道昨日只有他两人，以外别无一客么？”孔万德道：“此外尚有三个客人，一是往山西贩卖皮货的；那两个是主仆两人，由河南至此，现因抱病在此，尚在前进睡卧呢。”狄公当时先将那个皮货客人带来询问，说是“姓高名叫清源，历年做此生理，皆在此处投寓。昨日那两个客人，确系天色将明的时节出去，夜间并未听有喊叫，至他为何身死，我等实不知情”。复将那个仆人提来，也是如此说法，且言主人有病，一夜未曾安眠，若是出有别故，岂能绝无动静。狄公听众人异口同声，皆说非孔万德杀害，心下更是疑惑，只得复往里面各处细看了一回，仍然无一点痕迹，心下说道：“这案明是在外面身死，若是在这屋内，就是那三人帮同抵赖，岂能一点形影没有？”自己疑惑不定，只得出来。到了镇口，果见原杀的地方鲜血汪汪，冒散在四处。左右一带，并无人家居住。只得将镇里就近的居民，提来审问，皆说不知情。因早间过路人来，知道出了这案，因此唤了地甲，细细查访，方知是孔家店内客人。

狄公心想道：“莫非就是这地甲所为？此时天色已晚，谅也不能相验，我先且细访一夜，看是如何，明早验后再议。”想罢，向着那乡董说道：“本县素来案件随到随问，随问随结，故此今日得报，随即前来踏勘。但这命案重大，非日间相验，不能妥当，本县且在此处暂住一宵，明日再行开验。”吩咐差役，小心看管，自己到了公馆，与那乡董郭礼文谈论一番。招呼众人退去，遂将洪亮喊来说道：“此案定非孔万德所为，本县惟恐这胡德做了这事，反来自己出首，牵害旁人。你且去细访一回，速速回报。”

洪亮当即领命出来，找了那地甲的伙计赵三，并见个值日的差役，说道：“我是随着太爷来办这案件，又没有苦主家，又没有事主，眼见得孔老儿是个冤抑，我们虽是公门口吃饭的人，也不能无辜罗唆好人。到此时腹中已是饥饿，胡德是此地地甲，难道一杯酒也不预备？我等也不是白扰的，太爷的清正，谁不晓得？明日回衙之后，总要散给工食，那时我们也要照还。此时当真令我们挨饿不成？”赵三听见洪亮发话，赶着上来招呼道：“洪都头不必生气，这是我们地甲为案缠手，忘却叫人预备。既是都头与众位饿了，我小人奉请一杯。就在镇上东街酒楼上，胡乱吃一顿罢。”说着，另外派了两人看守尸首，



自己与大众来到酒楼。那些小二见是县里的公差，知是为命案来此，赶着上来问长问短，摆上许多酒肴。洪亮道：“我等不比寻常差役，遇了一件案子就大吃大喝，拿着事主用钱，然后还索诈些银两走路。你且将寻常的饭菜端两件上来，吃两杯酒，就算了。共计多少饭银，随后一总给你。”说着大家坐下。

洪亮明知胡德被打之后，为乔太、马荣两人押在孔家，当时向着赵三说道：“你家头儿也太疏忽了，怎么昨日一夜不在家，今日回来，知道这案件，就想孔老儿这许多银两，人家不肯，就生出这个毒计，移尸在他家门首，岂不是心太辣了么？究竟他昨夜到何处去呢？此乃眼面前地方，怎么连你巡更皆逡巡不到？现在太爷打了他二百刑杖，明日还要着他交出凶手呢，你看这不是自讨苦吃么？”赵三道：“都头你不知内里情节，因诸位头翁不是外人，故敢说出这话。我们这个地甲，因与孔老儿有仇，凡到年节，他只肯给那几个铜钱，平时想同他挪一文，他皆不行。昨夜胡德正在李小六子家赌钱，输了一身的欠账。到了天亮之时，正是不得脱身，忽然镇上哄闹起来，说出了命案。他访知是孔家出来的人，因此起了这个念头，想报这仇。这事原晓得不是万德，不过想讹诈他，自己却被责骂了一顿，岂不是害人不成反害自己么？但这案件，也真奇怪，明明是天明出的事，我打过五更之后方才由彼处回来，一觉未醒，就有了这事。孔老儿虽是个吝啬的人，我看这件事，他决不敢做。”

洪亮听了这番话，也是含糊答应，想道：“照他说来，这事也不是胡德了，不过想讹诈他几两银子。现在所欲未遂，重责了二百大板，也算得抵了责罪。但是凶手不知是谁，此事倒不易办。”当即狼吞虎咽，吃完酒饭，算明账目，招呼他明日在公馆收取，自己别了大众，来到狄公面前，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。狄公道：“此案甚是奇异，若不是万德所为，必是这两人先在别处露了银钱，被歹人看见尾随到此，今早等他起行时节，措手不及，伤了性命。不然，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口？本县既为民父母，务必为死者伸了冤情，方能上对君王，下对百姓。且待明日验后如何，再行核夺便了。”当时洪亮退了出来，专等明早开验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 第三回

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


 第三回
孔万德验尸呼错
狄仁杰卖药微行

却说狄公听洪亮一番言语，知不是胡德所为，只得等明日验后再核。一宿无话，次日一早就起身梳洗，用了早点，命人在尸场伺候。所有那些差役，早已纷纷到了孔家门口。不多一会，狄公步出公馆登场，在公案坐下。先命将孔老儿带上来，说道：“此案汝虽不知情节，既是由汝寓内出去，也不能置身事外。且将这两人姓名说来，以便按名开验。”孔老儿道：“这两人前晚投店时，小人也曾问他，一个说是姓徐，那一个说是姓邱。当时因匆匆卸那行李，未暇问着名字。”狄公点点头，用朱笔批了“徐姓男子”四字，命作作先验这口尸首。

只见作作领了朱批到场，场上先把左边那尸身与赵三及值日的皂役抬到当中，向着狄公禀道：“此人是否姓徐，请领孔万德前来看视。”狄公即叫孔老儿场上去看。老儿虽骇怕，只得战战兢兢走到场上，即见一个鲜血人头，牵连在尸首上面，那五官已被血同泥土污满，勉强看了说道：“此果是前晚住的客人。”作作听报已毕，随即取了六七扇芦席铺列地下，将尸身仰放在上面，先用热水将周身血迹洗去，细细验了一回，只听报道：“男尸一具，肩背刀伤一处，径二寸八分，宽四分；左肋跌伤一处，深五分，宽五寸等；咽喉刀伤一处，径三寸一分，宽六分，深与径等；治命。”报毕，刑房填了尸格，呈在案上。狄公看了一回，然后下了公座，自己在尸身上下看视一周，与所报无异，随即标封发下，令人取棺暂厝，出示招认。复又入座，用朱笔点了邱姓。作作仍照前次的做法，将批领下，把第二个尸身抬到上面，禀令孔老儿去看。孔老儿到了场上，低头才看，不禁一个筋斗，吓倒在地，眼珠直向上渺，口中喃喃的，直说不出来。

狄公在上面见了这样，知道有了别故，赶着令洪亮将他扶起，等他苏醒过来，说明了再验。尸场上面，皆寂静无声，望着孔老儿等他醒来，究为何事。此时洪亮将他扶坐在地下，忙令他媳妇取了一盏糖茶。那许多闲人，团团围





住，恨不立刻验毕，好回转城去，忽见孔老儿栽倒地下，一见了也是猜疑不定。隔了一会儿，好容易才转过气来，嘴里只说道：“不……不……不好了！错……错了！”洪亮赶着问道：“老儿，你定一定神，太爷现在上面等你禀明，是谁错了？”老儿道：“这尸首错了。前晚那个姓邱的，乃是个少年男子，此人已有胡须，那里是住店的客人？这人明明的是错了，赶快求太爷伸冤呀。”作作同洪亮听了这话，已是吓得猜疑不定，随即回了狄公。狄公道：“那里有此事！这两口尸首，昨日已在此一天，他为何未曾认明？此时临验，忽然更换，岂不是他胡言搪塞！”说着将孔老儿提到案前，怒问了一番。孔老儿直急得磕头大哭，说道：“小人自己被胡德牵害，见两口尸骸，移在门口，已是心急万分，忙忙进城报案，那里敢再细看尸身。且这人系倒在那姓徐的身下，见姓徐的不错，以为他也不错，岂料出这个疑案。小人实是无辜，总求太爷恩典。”

狄公见他如此说法，心下想道：“我昨日前来见尸骸，却是一上一下倒在这面前，既是他说讹错，亦在情理之中，但这事难了。且带胡德来细问。”当时招呼带地甲。胡德听见传他，也就带着刑伤，同乔太两人走上前来。狄公道：“汝这狗头，移尸诬害，既说这两人为孔万德杀害，昨日由镇口移来，这尸身面目自必亲见过了。究竟这两人是何形样，赶快供来！”此时胡德已听见，说是讹错，现在狄公问他这话，深恐在自己身上追寻凶手，赶着禀道：“小人因由他店中出去，且近在咫尺，故而说他杀害。至那尸身，确是一个少年，那一个已有胡须。因孔万德不依小人停放两人，匆匆进城，以至并在一处。至是否讹错，小人前晚未曾遇面，不敢胡说。”狄公当时又将胡德打了一百，说他报案不清，反来牵涉百姓。随即又将那三个客人传来问讯，皆说前晚两人俱是少年，这个有胡须的实未投店，不知何处人氏，因何身死。狄公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本县已明白了。”随即复传作作开验。只得如法行事，将血迹洗去，向上报道：“无名男尸一具，左手争夺伤一处，宽径二寸八分；后背跌伤一处，径三寸，宽五寸一分；肋下刀伤一处，宽一寸三分，径五寸六分，深二寸二分；治命。死后，胸前刀伤一处，宽径各二寸八分。”报毕，刑房填了尸格。狄公道：“这口尸棺，且置在此处。这人的家属，恐离此不远，本县先行标封，出示招认，俟凶手缉获，再行定案。孔万德交保释回，临案对质，胡德先行收禁。”吩咐已毕，随即离了六里墩。

一路进城，先到县庙拈香，然后回到衙门，升了公座，各役排衙已毕，退入后堂。一面出了公文，将原案的尸身尺寸形像录明，移文到湖州本地，令他访问家属，随后又请邻村缉获。这许多公事办毕，方将乔太、马荣传来说道：



“此案本县已有眉目，必是这邱姓所为，务必将此人缉获，此案方可得破。汝两人立刻前去探访，一经拿获，速来回禀。”两人领命前去。复又将洪亮喊来说道：“那口无名的尸骸，恐即是此地人氏，汝且到四乡左近访察。且恐那凶手未必远扬，匿迹在乡下一带，俟风声稍息，然后逃行，也未可知。”洪亮领命去后，一连数日，皆访不出来。狄公心下急道：“本县莅任以来，已结了许多疑案，这事明明的有了眉目，难道竟如此难破？且待本县亲访一番，再行定夺。”想罢，过了一夜。

次日一早，换了微行衣服，装成卖药医生，带了许多药草，出了衙署。先到那南乡官路一带大镇市上，走了半日，全无一人理问，心下想道：“我且找一个宽阔的店，铺下这药草，看有人来否。”想着，前面到了个集镇，虽不比城市间热闹，却也是官场大路，客商仕宦，凑集其间。见东北角有个牌坊，上写着“皇华镇”三字。走进牌坊，对门一个大大的高墙，中间现出一座门楼，门前树着一块方牌，上写着“代当”两字。狄公道：“原来是个典当。我看此地倒甚宽阔，且将药包打开，看有人来医治。”想罢依着高墙站下，将药草取出，先把那块布包铺在地下，然后将所有的药铺列上面，站定身躯，高声唱道：“南来北往休便休，只知欢喜不知愁。世间缺少神仙术，疾病来时不自由。在下姓仁名下杰，山西太原人氏，自幼博采奇书，精求医理。虽非华陀转世，也有扁鹊遗风。无论男妇方脉，内外各科，以及疑难杂症，只要在下面前，就可一望而知，对症发药，轻者当面见效，重者三日病除。今因访友到此，救世扬名，那位有病症的，前来请教。”喊说了一会，早拥下了一班闲人，围成一个圈子。狄公细看一回，皆是乡间民户，你言我语，在那里议论。内有一个中年妇人，曲着腰，挤在人丛里面，望着狄公说毕，上前问道：“先生如此说，想必老病症皆能医了？”狄公道：“然也。若无这样手段，何能东奔西走，出此大言？汝有何病，可明说来，为汝医病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先生说一望而知，我这病却在这心内，不知先生可能医么？”狄公道：“有何不能？你有心病，我有心药。汝且转过面来，让我细望。”说着，那妇人果脸向外面。狄公因他是个妇女，自己究竟是个官长，虽然为访案起见，在这人众之间，殊不雅相，当即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这病，我知道了。见你脸色干黄，青筋外露，此乃肝脏神虚之象，从前受了郁闷，以致日久引动肝气，饮食不调，时常心痛。你可是心痛么？”那妇人见他说出病原，连忙说道：“先生真是神仙，我这病已有三四年之久，从未有人看出这原故。先生既是知道，不知可有医药么？”

狄公见他已是相信，想就此探听口气。不知这妇人说出甚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回

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



却说狄公见那妇人相信他医理，欲想探他的口气，问道：“你这病既有数年，你难道没有丈夫、儿子代你请人医治，就叫你带病延年么？”那妇人见问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说来也是伤心。我丈夫早年久经亡故，留下一个儿子，今年二十八岁，来在这镇上开个小小绒线店面，娶了儿媳，已有八年。去年五月端阳，在家赏午，午后带着媳妇同我那个孙女出去看闹龙舟，傍晚我儿子还是如平时一样，到了晚饭以后，忽然腹中疼痛。我以为他是受暑所致，就叫媳妇服侍他睡下。那知到了二鼓，忽听他大叫一声，我媳妇就哭喊起来，说他身死了。可怜我婆媳二人，如同天塌下来一般，眼见得绝了宗嗣。虽然开了小店，又没有许多本钱，那里有现钱办事，好容易东挪西欠，将我儿子收殓去了。但见他临殁时节，两只眼睛如灯珠大小，露出外面。可怜我就此伤心，日夜痛哭，得了这心痛的病。”

狄公听他所说，心下疑道：“虽然五月天暖，时节或者不正，为何临死喊叫，收殓时节又为甚么两眼露出，莫非其中又有别故么？我今日为访案而来，或者这邱姓未曾访到，反代这人伸了冤情，也未可知。”乃道：“照此讲来，你这病更利害了。若单是郁结所致，虽是本病，尚可易治，此乃骨肉伤心，由心内怨苦出来，岂能暂时就好？我此时虽有药可治，但须要自己煎药配水，与汝服下，方有效验。现在这街道上面，焉能如此费事？不知你可定要医治？如果要这病除根，只好到你家中煎这药，方能妥当。”那妇人听他如此说法，踌躇了半晌，说道：“先生如肯前去，该应我这病要离身。但是有一件事，要与先生说明。自从我儿子死后，我媳妇苦心守节，轻易不见外人，到了下午时分，就将房门紧闭，凡有外人进来，他就吵闹不休。他说：‘青年妇道，为甚么婆婆让这班人来家？’所以我家那些亲戚，皆知他这个原故，从没有男人上门，近来连女眷皆不来了。家中只有我婆媳两个，午前还在一处，午后就各在



各的房内。先生如去，仅在堂屋内煎药，煎药之后，请即出去方好，不然他又同我吵闹。”

狄公听毕，心下更是疑惑，想道：“世上节烈的人也有，他却过分太甚——男人前来不与他交言，固是正理，为何连女眷也不上他门，而且午后就将房门紧闭？这就是个疑案，我且答应他前去，看他媳妇是何举动。”想毕说道：“难得你媳妇如此守节，真是令人敬重。我此去不过为你治病，只要煎药之后，随即出来便了。”那妇人见他答应，更是欢喜非常，说道：“我且回去，先说一声，再来请你。”狄公怕他回去，为媳妇阻挡，赶着道：“此事殊可不必，早点煎药毕了，我还要赶路进城，做点生意。谅你这苦人，也没有许多钱酬谢我，不过是借你扬名，就此同你去罢。”说着将药包打起，别了众人，跟着那妇人前去。

过了三四条狭巷，前面有一所小小房屋，朝北一个矮门，门前站着一个女孩子，约有六七岁光景，远远见那妇人前来，欢喜非常，赶着跑来迎接。到了面前，抓住那妇人衣袖，口中直是乱叫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那个手指东画西，不知为着何事。狄公见他是个哑子，乃道：“这个小孩子是你何人？为何不能言语？难道他出生下来，就是这样么？”说着已到了门首。那妇人先推进门去，似到里面报信。狄公恐他媳妇躲避，急着也进了大门，果是三间房屋。下首房门一响，只见一妇人半截身躯向外一望，却巧狄公对面，狄公也就望了一眼。但见那个媳妇年纪也在三十以内，虽是素装打扮，无奈那一副淫眼露出光芒，实令人魂魄消散，眉梢上起，雪白的面孔，两颊上微微的晕出那淡红的颜色，却是生于自然。见有生人进来，即将身子向后一缩，“噗咚”的一声，将房门紧闭，只听在里面骂道：“老贱妇，连这卖药的郎中也带上门来了。才能清静了几天，今日又要吵闹一晚，也不知是那里的晦气。”

狄公见了这样的神情，已是猜着了八分：“这个女子必不是个好人，其中总有原故。我既到此，无论如何毁骂，也要访个根由。”当时坐下说道：“在下初次到府，还不知府上尊姓。方才这位女孩子，谅必是令孙女了。”那妇人见问，只得答道：“我家姓毕，我儿子学名叫毕顺。可怜他身死之后，只留下这八岁的孙女。”说着将那女孩拖到面前，不禁两眼滚下泪来。狄公道：“现在天色不早，你可将火炉引好，预备煎药。但是你孙女这个哑子，究竟是怎么起的？”毕老妇道：“皆是家门不幸，自幼生他下来，真是百般伶俐，五六岁时，口齿爽快得非常。就是他父亲死后未有两个月光景，那日早间起来，就变成这样。无论再有甚么要事，虽是心里明白，嘴里只说不出来。一个好好的孩

